



春秋列傳
晉
絲

□ 12
3073
3



門 口 12
3073
3



春秋列傳卷三

錫山錢 晉以德校閱

閔中劉士忠純鄉同校

晉

師服事晉穆侯為大夫初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
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
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
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兄其替乎昭侯之元年封成師爲曲沃伯氏曰桓叔使
欒賔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
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
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
久乎七年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其後晉竟爲曲沃
所滅如師服之言

士蔿字子輿陶唐氏裔也歷虞夏商周成王遷之於杜
爲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爲士師故爲士氏獻
公之六年公患桓莊之族偪以問士蔿士蔿曰去富子
則群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富
子而去之七年又與群公子謀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
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士蔿使群公子
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
子九年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年號
人再侵晉晉侯將伐之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
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
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

弗畜也亟戰將饑號竟不能撫其民而晉滅之初獻公
嬖驪姬欲廢太子申生而立其子奚齊乃作二軍公將
上軍使太子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霍滅魏
還爲太子城曲沃士爲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
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太子不用其言卒
以讒自殺獻公使士爲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也不慎實
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爲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

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
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
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
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士爲卒子穀嗣爲司空文公二年與諸侯
會于垂隴襄公將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登箕鄭父先
都將上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故箕鄭父
先都士穀梁益耳作亂晉人皆殺之

申生獻公世子公嬖驪姬將黜申生立其子奚齊公烝

于武公嘗稱疾使奚齊蒞事猛足言於申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申生曰吾聞之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驪姬謀于優施賂二五使言於公請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屈公從之既又作二軍使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士爲諫不聽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

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申生聞之曰子與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遂行克霍而反驪姬益讒之是故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徧繫之衣佩之金玦申生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

我竒服而告我權又有其言焉言之大其其中必苦譖
在中矣君故生心雖竭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
我臯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
還驪姬乃復以公命命祠齊姜申生歸福因寘鴆以告
公公遂殺其傅杜厚款申生奔新城杜厚款將死使告
于申生曰款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
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猶介不敢
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
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

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疆也守
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
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或謂申生
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不可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申生曰
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
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
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
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

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既而驪姬見申生而哭之申生遂雉經于新
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
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
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

荀息晉公族隰叔之後食邑於荀獻公世頗有號師公
患之十九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號公曰是吾寶也對曰寶出之內府藏之外府焉

出之內廐繫之外廐君何喪焉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
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彊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
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
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號為不道保於逆
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虞公許之
且請先伐號公之奇諫之不聽遂起師故里克荀息帥
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二十二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號
宮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
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

寒者虞號之謂也公弗聽復許晉八月晉圍下陽十二月晉滅豨豨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荀息取璧與馬而歸於公公曰實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獻公末年以驪姬故欲易太子而立其子奚齊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

貞也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獻公里克又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

里克 晉大夫獻公使爲太子申生傅公將易太子使太子申生伐山戎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

春秋列傳卷三
七
朝夕視君儲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
執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
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
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
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
難矣驪姬將害太子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

奚齊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
我具持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
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
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車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
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
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
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
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
乎曰然君既許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

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矣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以君爲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弑君以爲蕪長庶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不敢抑僥志以從君爲廢人

以自利也利方以求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而難作驪姬以君命命太子祭齊姜于曲沃太子歸胙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申生遂奔新城縊于廟獻公卒奚齊立爲君里克將殺奚齊以告荀息拒之語具荀息傳又以告丕鄭丕鄭曰子勉之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太夫以待我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

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特以驪姬之惑盪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

及驪姬而請君子秦秦人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立將殺里克以說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一大夫矣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故不及後歸自秦冀芮殺之其子豹奔秦

慶 晉大夫惠公之求入於秦也賂秦以河外之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立而背之四年饑乞糴于秦秦穆公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

汎舟之役明年秦饑使乞糴于晉惠公不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言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六年秦穆公來伐公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

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公逆秦師遂戰于韓原戎馬還潭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悞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公以歸舍諸靈臺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於是許晉平而歸之公將歸城折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

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
焉入公歸殺慶鄭而後入

陰飴甥字子金晉大夫食采於陰亦曰陰飴甥惠公
之獲於秦也秦將許之平而歸之公使卻乞告子金且
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
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子金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
眾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
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
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
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
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
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
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
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侯饋七牢焉故晉侯之歸亦飴甥之力也

晉字季子食邑於臼曰臼季官爲司空又曰司空季獻公之二十一年從公子重耳奔狄惠公卒重耳入秦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重耳使奉匱沃盥旣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囚命穆公見重耳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圍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重耳欲辭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

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佶儂依是也唯青陽氏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擠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相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

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導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重耳於是歸女而納幣且逆之重耳之在秦也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交無爲也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

內順以訓之泉貨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疆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得國之卦也既而穆公納公子于晉是爲文公文公立以季子爲卿

代先軫佐下軍城濮之戰季子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
陳蔡師潰楚師是以大敗文公嘗學書於季子三日曰
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
猶愈也襄公之爲太子也公將使陽處父爲之傳問於
季子曰處父其能教誨驩也使之善乎對曰是在驩也
遽條不可使俯威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
不可使援豚腹不可使視囂瘡不可使言龔犢不可使
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替之則濟可竦若其
質有違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

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
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號而惠慈二蔡
刑于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詢于八虞而咨
于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厚而訪於辛尹
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亲和萬民故詩云惠于
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
則教無益乎對曰故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
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鑄蘧

條蒙瓊侏儒扶盧矇矓修聲聳聳司火童昏器瘖僂
官司之所不材也以實齋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
者也若川然有原印浦而後大季子嘗出使舍於冀野
見冀祁藹其妻饁之敬歸而言於公公以為下軍大夫
襄公六年季子卒

狐突字伯行其先本唐叔之後在戎狄者為狐氏獻公
娶二女於戎大狐姬生文公小戎子生惠公狐突以狐
姬故事晉為大夫獻公使傅太子申生十七年公以驪
姬之惑欲湯太子申生冬十二月使申生將兵伐東山

臯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
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
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隱兵要遠
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
章也佩褱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
純用其褱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麗服
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褱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麗
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太子
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

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不聽遂出戰敗狄而還狐突閉門不出既而讒言日益深太子不能自明因自殺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用伯氏之言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及惠公立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

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惠公六年秦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二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

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狐偃字子犯驪姬既讒殺太子申生復譖二公子將逐之獻公二十二年子犯奉公子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之子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尊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

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剡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繫弔之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子犯子犯

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反命穆公公曰仁人也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秦人遂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之七年重耳去狄之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

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厭饜乎子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濟無亦晉之柔嘉足以其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焉及楚楚成王饗之公子辭弗讓子玉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
乃送諸秦秦穆公遂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
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
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
璧于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爲文公元年王
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于河上將以
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
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公以爲然故
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于

周取王弟帶于溫殺之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
伐宋文公率齊秦之師以救宋將戰晉師退三舍以辟
之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
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斤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
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乃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及諸
侯之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
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矣文公
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
得天楚服其罪吾且柔之矣既戰大敗楚師于城濮子
玉死之文公歸行賞以狐偃爲首文公始入而教其民
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
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用於是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要其
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
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戍釋宋圍一戰而霸子犯與有勞焉子狐射姑字季佗
食邑于賈曰賈季與父皆有從亡之功襄公蒐于夷作
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而易之
使賈季佐趙孟且曰使能賈季怒及襄公卒賈季使石
公子樂于陳而立之趙盾不從使殺公子于郟故賈季
殺處父以奔狄

晉大夫食采於原亦曰原軫文公四年楚成王帥
諸侯之師以圍宋宋使公孫固來乞師先軫曰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卻縠將中軍卻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明年卻縠卒先軫自下軍佐超將上軍上德也楚圍宋宋使門尹般來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遂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

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執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爲之退三舍次于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許之乃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

伐木以益其兵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
蔡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
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以輿曳柴而
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
偃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文公是故策命于王
爲侯伯先軫之功也公卒襄公立秦師將襲鄭先軫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
縱敵生患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
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我同姓秦

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
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
戎策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
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
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
何公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
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公
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
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公命其子且居

將中軍

介子推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爲公子出亡從者五人既歸而即位群臣多自以爲功推竊耻之文公之元年秦送文公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亡要文公而與之盟時推從在船中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文公新立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告急於晉文公方發兵是以賞從亡者未至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唯君在

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上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

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封之以爲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陽處父 晉大夫文公以爲孤卿謂之陽太傅文公九年楚鬬辛請平于晉公使陽處父報之晉楚使命之交始於此襄公元年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舍之先軫不可公使處父追之及河則在舟中矣乃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而執之也孟明覺而遂去之冬處父侵蔡楚子上

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楚以子上受晉賂而退也耻而殺之二年公以魯不朝致討魯文公來朝公使處父盟公以耻之四年楚師圍江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七年公蒐于夷作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
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是
歲襄公薨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欲立公
子雍賈季曰不如公子樂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
諸郟賈季怨陽子之比於趙孟且易其班也而知其無
援於晉使續鞫居殺處父趙孟於是殺鞫居賈季奔狄
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
嬴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
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
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
難是以去之明年處父及於難

郤芮公族也其先食邑於郤故以爲氏至芮受采於冀
故亦曰冀芮芮少事公子夷吾驪姬之難公子重耳奔
狄夷吾將從之冀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
秦而幸焉乃之梁居四年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冀
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
能民土於何有夷吾從之賂秦以河外之列城五秦穆
公許之穆公問於冀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之亡人

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弱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不改其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君子謂冀芮善以微勸也穆公遂納夷吾于晉是爲惠公惠公立殺里克而背秦賂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丕鄭黨於里克言於秦穆公曰呂甥卻繻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穆公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冀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欵纍虎特宮山祁皆里

丕之黨也及惠公卒懷公立秦納文公懷公奔高梁呂甥卻芮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請見文公以難告於是文公乃潛會秦穆公于王城旣而公宮火瑕甥冀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穆公誘而殺之

郇子 芮子也初臼季使過冀見卻缺釋其妻媿之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

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襄公元年狄伐晉公敗狄于箕成子獲白狄子反自箕公以一命命成子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襄公二年晉伐衛取其邑靈公元年趙盾爲政成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身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六年代箕鄭將上軍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成子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成公六年趙盾卒晉克有蠱疾成子爲政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明年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成子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景公二年成子求成于衆狄

春秋列傳卷三
五
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公往會衆狄于攢函是
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
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
猶勤况寡德乎

郟成子之子也嗣成子佐上軍景公八年公使
獻子徵會于齊齊頃公以其跛也惟婦人使觀之獻子
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獻子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獻
子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時范武子

將老退自朝召其子燮曰吾聞之千人之怒必獲毒焉
夫郟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
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乃請老獻
子代爲政十一年衛孫桓子魯臧宣叔以戰敗怒於齊
皆來乞師同主於郟獻子公許之七百乘獻子曰此城
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庸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郟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
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獻子馳

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六月及齊師戰于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齊侯幾獲之逢丑父與公易位故免事具韓厥逢丑父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獻子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無乃非德

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不辭矣曰子以君師入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

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在晉獻子許之於是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魯成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師還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明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獻子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

未之敢任獻子卒欒書爲政

卻至

爲溫大夫故亦曰溫季厲公元年卻至與周爭御

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公使卻至勿敢爭二年如楚聘且葢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

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
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
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
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
之以一矢則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
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
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
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
肱瓜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
能爲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
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
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六年與
郤犇郤錡謀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
七年郤至佐新軍從欒書伐鄭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
子不欲戰郤至不可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
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

而置合而加置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
忌我必克之遂戰于鄢陵郤至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
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
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韙而趨無乃傷乎郤
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
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
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既又從鄭伯其右蒍翰胡
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
止楚師薄於險遂敗囚楚公子枚以歸公使郤至獻楚

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
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聚亂之本也
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厲公反自鄢陵侈遂多外嬖欲
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方是時胥童以胥克之廢也
怨郤氏而嬖於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公郤犇
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旣矯
亦嬖於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
之使楚公子枚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
之未至也與君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

事君公以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七年公與胥童謀作難郤氏聞之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夫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公使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

衆公使清沸黜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古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士武子

會字季食邑於隨及范故稱隨季或稱范季焉

文公時武子尚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于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萇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武子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武子與謀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謀立公子雍使先蔑及武子如秦逆雍將還穆
嬴曰抱太子以哭于朝趙孟患之乃背先蔑立靈公潛
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武子遂與先蔑奔秦
武子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
於此焉用之武子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
靈公六年秦伯伐晉取羈馬趙盾禦之史駢曰秦不能
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武子曰
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
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

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
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遂掩晉上軍上軍不動趙
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暴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
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
其屬出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侵晉入瑕而還七年晉使詹
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始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
見於諸浮趙盾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
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

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乘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武子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武子武子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靈公失道趙盾患之將

諫武子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荀林父帥師救鄭鄭楚已平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鴛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無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先穀不可乃以中軍佐濟晉師從之果敗于邲七年春武子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景公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武子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冬晉侯使武子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卻克之怒齊也誓欲報之還請伐齊公弗許武子將老召其子爨曰爨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

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瘳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馬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二掩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卻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文子為政有令名晉國賴之

士文子字叔嗣武子為上軍佐從卻克敗齊師于鞞景公十七年聘于魯言伐鄭魯人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癸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齊侯朝晉公使韓穿言于魯以汶陽之田歸齊於是諸侯皆貳十八年晉會諸侯于蒲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

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公觀于軍府見
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
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
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能知之固問
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
也不知其他也公以語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
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
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

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
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厲公六年將伐鄭
文子不可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乃興師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文子
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書不可六月晉楚
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
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林父不復從皆晉之耻也

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旣戰楚師大敗共王中目乃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干常有德之謂安

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七年士燮卒難作始於三郤卒及於公

范宣子文子子也厲公末年士匄尚幼樂書謀弑厲公執公以召士匄士匄辭之悼公五年楚子囊爲令尹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八年宣子聘于魯告將用師于鄭魯享之賦標

有梅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公使宣子平王室至叔與伯輿訟焉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故王叔來奔十三年荀瑩士魴卒悼公蒐于緜上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

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吳侵楚楚人敗之吳人告于晉晉會諸侯于向以謀楚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於楚也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駒支辭不服乃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是歲也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懼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

春秋列傳卷三
五
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曰
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遂夜遁四年荀偃卒宣
子爲政侵齊及穀聞齊有喪而還鄭公孫蠆卒赴於晉
大夫宣子言於公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公請於王王
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初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
子桓子嘗逐范鞅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
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
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

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
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
罷而囚伯華叔向籍偃知起中行喜州綽刑蒯出奔齊
皆欒氏之黨也欒盈自楚適齊八年齊人潛內欒盈于
曲沃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
於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王鮒曰奉君以走固
宮必無害矣且欒氏多怨于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
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
魏氏乎而可疆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

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
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
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
請駮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授帶命驅之出僕請鞅
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
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
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
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
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

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欒
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
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
魴傷欒盈奔曲沃宣子使圍之旣克盡殺欒氏之族黨
欒魴出奔宋

宣子子也悼公十四年晉師伐秦至于棫林
荀偃爲中軍帥令于軍欒黶將下軍惡偃之專也先率
其屬以歸軍帥不和偃懼敗乃命大還欒黶之弟鍼爲
戎右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

二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
廩謂士甸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
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
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
汰乎對曰然欒廩汰霍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
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
甘棠况其子乎欒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
矣而廩之怨實章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
晉而復之既歸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宣子之逐盈也鞅實啟之盈入而敗則亦鞅之力也
平公二十一年魯昭公朝于晉公以莒人之愬欲止之
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
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
以師討焉公從之二十三年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頃
公十一年魯昭公奔齊獻子會諸侯之大夫于扈謀納
之宋衛固以爲請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比
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
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

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水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卒成季氏其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定公三年魏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陸還卒於甯范獻子爲政去其柏梓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趙成子字子與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以爲氏造父七世孫叔帶始入晉事文侯又五世爲趙夙獻公使爲將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成子成子事獻公之子重耳驪姬之難成子從公子出奔狄居十二年從公子去狄適齊又適楚是時晉惠公卒秦穆公召公子於楚將納之成子從公子入秦秦穆公歸公子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以懷嬴經爲子圉妻也將辭焉問於成子成子對曰禮志有之將有請於人

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公子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穆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使成子從穆公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成子相如賓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成子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成子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穆公納公子於晉是爲文公文公二年受原於周而

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公乃以成子爲原大夫四年公將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成子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公從之使卻縠將中軍以成子爲卿成子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如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將下軍公使成子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

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成子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成子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成子佐上軍五年卒

趙宣子成子子也成子從文公在狄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取季隗而以叔隗妻成子生盾成子居晉時取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反國趙姬請看與其母成子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看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成子卒宣子將中軍始爲國政制事典正

法罪辟刑獄董通逃由質要治權濬本秩禮續常職出
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
爲常法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謀立長君宣
子欲立公子雍曰雍好善而長其母杜祈以君故讓偪
媾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其已次之先君以是愛其子
而仕諸秦爲亞卿秦大而近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
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兵送
之將入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將焉寘此出朝則
抱以適趙氏頓首言於宣子曰先君屬是子於子也言

猶在耳其忍棄之宣子畏偪乃背先蔑以禦秦師箕鄭
居守宣子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將上軍先蔑將下
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
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
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
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遂敗秦師于令狐
至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師還太子即位是爲靈
公靈公元年狄人侵魯魯使告于晉宣子使因賈季問
狄相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

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二年宣子會諸侯之大夫盟于衡雍六年秦以令狐之後來伐取羈馬宣子禦之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遁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之卒也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八年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糴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十三年楚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宣子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於是靈公侈宣子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靈公患宣子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十五年公飲宣子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宣子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

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宣子出奔趙穿自後
攻公於桃園弑之穿宣子從父昆弟之子也宣子聞難
未出境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殺其君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
嗚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宣子使穿逆公
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
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立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
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宣子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

愛子也徵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宣子爲旄車
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趙文子武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莊子爲下軍將早卒

趙嬰齊通于莊姬原同屏季放之景公十七年莊姬以
趙嬰之亡也讚於公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公討趙
氏殺趙同趙括文子從姬氏畜于公宮故免公以其田
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
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
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乃立文子而反其田此與史記趙世家所悼公立使文

子為卿十三年為上軍帥平公十一年代范宣子為政

文子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叔孫穆叔見之謂穆

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

侯兵可以弭矣十三年文子及楚令尹子木合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弭兵也鄭簡公享文子于垂隴子展伯有

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文子曰七子從君以寵武

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

文子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鷄

之賁賁文子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子西賦黍田之四章文子曰寡君在武何能

焉子產賦隰桑文子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

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文子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公孫段賦桑扈文子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

能父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

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
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
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子木卒文子喪之如同盟十五
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
子而往與於食文子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乃石之謝
過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田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
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
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

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
曠而容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
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是歲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
十七年及楚令尹子圍尋宋之盟會諸侯之大夫于虢
宋之盟楚人先軟子木復裹甲焉文子不與之競及是
祈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
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
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至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

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國家不
罷民無謗譴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
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
賜矣然宋之盟子亦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
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
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黍雖有饑饉
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
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
能是難楚不爲患令尹享文子賦大明之首章文子賦

小宛之二章文子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文子歸
及魯叔孫曹大夫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文子禮終
文子賦瓠葉子皮遂戒穰叔且告之穰叔曰趙孟欲一
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穰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
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文子辭私於子產曰
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文子爲客禮終乃宴穰叔賦
鵲巢文子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
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文子
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龍也可使無吠穰叔子皮

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
樂文子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文子於潁
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
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
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
老將知而老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
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
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
不從又何以年文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
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
利死不屬其子焉

趙簡子

一名志父景子子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

大夫于黃父令曰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十年遂
入敬王于周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
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定公十一年
魯季氏之臣陽虎作亂奔晉簡子受之十二年簡子帥
師圍衛衛人貢五百家命置之邽鄆明年簡子謂邽鄆

春秋列傳卷三
三十四
大夫午曰歸我衛貢吾將移之晉陽午不用命簡子殺
午圍邲鄆荀寅范吉射親於午將攻趙氏董安于告簡
子曰先備諸簡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簡子不可既而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知文
子言於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首
禍而鞅獨逐刑其頗焉請并逐寅與吉射於是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不克二子遂伐公國
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韓魏請趙氏於公公許之簡子

入于絳知文子之嬖梁嬰父惡董安于言於文子曰不
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
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簡子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
而晉國寧趙宗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簡子尸諸市告於知氏知伯從簡子盟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十九年納衛世子蒯聩于戚秋八月簡
子及鄭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十三年公會吳王夫差
于黃池及盟吳人欲先晉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
曰於姬姓我爲伯簡子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

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時越人敗吳師獲其太子友夫差歸及越平衛太子自戚入于衛是爲莊公簡子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莊公辭以難三十四年簡子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

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是歲冬簡子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何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三十七年簡子卒子無嗣是爲襄子

不事獻公爲大夫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且懼有口慍民國移心焉公不聽伐驪戎克之獲驪姬歸立以爲夫人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四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

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戾也其上又小大國在側
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
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諛
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
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
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
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
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
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

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
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
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
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
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
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
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惠公之入也背內
外之賂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
喪其賂得國而徂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與郭偃

春秋列傳卷三
三十一
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
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
習戒備畢矣已而改葬共世子臭達於外郭偃曰甚我
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
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
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
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
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
明之耀也紀言以叙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炤之不至

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初惠公殺里克而悔之曰
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曰不謀而諫者冀
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
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
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
施之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
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羊舌赤一名銅鞮伯華羊舌職子叔向之兄也悼公三
年祁奚舉以爲中軍尉君子謂祁奚能舉善不爲黨也

是年魏絳戮揚于之僕公怒謂伯華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于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伯華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請歸死於司寇公頓釋之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于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亦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既而徧問之皆不可乃益和田而與之和孔子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

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敏而好學勇而不屈則聞命矣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吾聞之以衆下寡無不消以貴下賤無不得周公制天下之政下士七十人夫豈無道哉得士之故也有道而能下天下之士君子哉

